

美丽婚书

田秀娟

在这之前，我没见过比它好看的婚书。在这之后，我不确定能见到比它更好看的婚书。

这是一张来自中华民国的结婚证，被收录在河间诗经收藏家田国福出版的《诗经长物》一书里。

虽历经七十多年的岁月，依然能看到它的精美。它不像是一张结婚证书，更像是一张美丽的书画作品。文字四周是两条缠缠绕绕无尽头的红线，右上角有“红丝永缔”印，证书边框有龙凤、花草、祥云等喜庆吉祥图案，中间底纹为诗经中的《关雎》诗句。

清秀的小楷，记录了如下内容：吴联铭，浙江省余姚人，年28岁。沈朝霞，江苏省吴县人，年23岁。经介绍，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八日下午二时，在上海贵州路新新第一楼举行婚礼。

其证婚词为：“佳偶天成，良缘永缔。情敦鸛蝶，愿相敬如宾；祥叶螽麟，定克昌于厥后。谨以白头之约，书向红笺，好将红叶之盟，载明鸳谱，此证。”证书上面分别落款结婚人、证婚人、介绍人、主婚人姓名并签章。

一纸婚书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立书人。

有人说，民国是个美好的时代，不但诞生了数不尽的大师传奇，还谱写了说不完的爱情佳话。民国就像一场散去的大戏，曾经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，转眼已是流年宛转，山长水远。

这张民国婚书背后，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？后来的后来，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？他们相敬如宾、白头偕老了吗？

我久久凝视着婚书上这对夫妻的名字，猜想他们的模样、性情、衣着、语言以及种种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年）十月八日，那该是一个金光灿灿的日子吧。时值浅秋，天空高远，云淡风轻，阳光小鱼一样，跳跃着，世间万物都像被洒了一层金粉。那个叫沈朝霞的女子，着一袭华美旗袍，穿过民国烟雨，穿过旧上海悠长的弄堂，风情款款地走来。那个叫吴联铭的男子，着一件中式长衫，戴圆框眼镜，风度翩翩地走来。他们操着吴依软语，在上海的街道携手漫步，你依我依。他们该有“倚门回首嗅青梅”的含羞不语，“赌书泼茶道寻常”的情投意合，抑或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的缠绵缱绻，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”的相依相随吧？

此后，战乱、饥荒等天灾人祸接踵而来，他们是顺风顺水地安度此生？还是跋涉了岁月的风刀霜剑后，婚姻在颠沛流离中支离破碎？抑或历经坎坷，他们仍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，就像沈从文的情诗里所说，“我们相爱一生，还是太短”。

这些，我无从知晓。

遇人，执手，白首。最是简单，亦是最难。

同样在民国三十三年，胡兰成与张爱玲写下婚书，“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，结为夫妇，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”

只要爱了，天是欢喜的，地是欢喜的，你是欢喜的，我也是欢喜的，所有时光都是柔软的。

张爱玲与胡兰成逛街，她穿一件桃红色单旗袍。胡兰成说，好看。张爱玲道：“桃红的

颜色闻得见香气。”

张爱玲喜在房门外悄悄窥看胡兰成。她写道：“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时的宁静，外面风雨琳琅，漫山遍野都是今天。”

可胡兰成转眼间就牵了别人的手。非色衰，而爱弛，而是红尘路上山长水远，他需要太多的风景陪伴。

爱情来的时候，桃花灼灼。走的时候，雨落纷纷。即使张爱玲低到尘埃，也未换来婚书上的“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。这世间，情起容易，最难的一往情深。

中华民国十九年，我的姑奶奶，18岁，一纸婚书，嫁到邻村。婚后，她与姑爷爷生下三个儿子，日子波澜不惊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姑爷爷去国民党部队当兵。此后，姑爷爷再无音信。期间，两个儿子不幸感染霍乱，先后不治身亡。姑奶奶一个人含辛茹苦抚养孩子照顾老人。战争结束，姑爷爷依旧没有回来。很多人劝姑奶奶改嫁，她都拒绝。人们都以为，姑爷爷不是死于战乱，就是跟着部队去了台湾。没料想，姑爷爷已另娶他人，在国内一个城市安家落户。这个消息，如晴天霹雳。姑奶奶不信，她哆哆嗦嗦从衣柜里，拿出一纸发黄的婚书，手抚婚书，喃喃地说，“我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呀！”

姑奶奶独守空房54载，孤身至死，再未嫁人，更没有等到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解释。姑奶奶去世时，骨灰盒里除了一张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，还有她精心保存了一辈子的婚书。上面写着，“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。看此日桃花灼灼，宜室宜家，卜他年瓜瓞绵绵，尔昌尔炽。谨以白头之约，书向鸿笺，好将红叶之盟，载明鸳谱。此证。”

婚书上的白头之约，只是姑奶奶一个人的念念不忘，是她终其一生也未企及的梦。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

此刻，吴联铭和沈朝霞的美丽婚书，静静地摆在我面前。我一遍遍地读着婚书上那几行字。短的是文字，长的是人生。

我不知道他们的故事，有些遗憾，但更多的是庆幸。我可以自作主张，以自己的体会和感知，用文字，赋予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。惟愿他们只是千万人中一对平凡的夫妻，男人忠厚老实，女人温柔善良，有两三个孩子，有自己的院子，养猫养狗，养鸡养鸭，种菜种花。他们夫妻和睦，孩子健康，不与世事相争，家有余粮，手有余钱，日子平安喜悦。他们就这样携手从青丝，到白发，不离不弃，慢慢老去……



蒲公英的约定 资料图

突围

裴东升

无为县牛埠镇境内有山嘯岭口，山上有一古道，凡十五华里，乃千年之前当地山民开拓，麻石筑之。亥猪年初秋，余随县诗协数十位师友前往采风。

是日，初秋时节，艳阳高照，丝风不起。专车在新铺的逶迤起伏的水泥路上七弯八拐，上下沉浮，宛如浪里行舟，又似壑间蛇游。行程渐进，两旁的喧嚣和建筑渐次稀薄。停车之时，倏忽安静。举目望去，便见一山横亘于近前。山不秀，却呈葱葱之色，不高，但透莽莽之风。我来不及看山，跟着向导疾步前行。不一会儿，就见杂草荫蔽的山脚下忽然露出一个五六米宽的豁口，地面隐隐有块石凸现，这便是古道入口处。刚往前几步，道路便陡然逼仄，顺着霞光望去，一条石径顺坡而上，仿佛直通云天。转身一看，方知此地乃是一个山窝窝，弹丸之地。

古道因其自山巅往两翼山脚长度分别约为七八公里，故而素有“上七下八”一说；其宽则不足两米，右侧数步之外便是深沟大涧，可见其险；而自山脚至山巅垂直高度凡400米，又深感其陡。当地政府为展其风貌，不久前便遣人工标出路线，剪开竹草。大约未及清理，道上偶见砂土淤覆，但依然可见其多为麻石铺筑，且严丝密缝，层次分明。砂土之上常常竹荏如刀，石缝之间每每野草如鞭。

概千年之前，此地住有二十几户山民，土墙草顶，木牖蓬门，抬头是一线长天，举步是如屏山崩，山外的风透不进来，山里的炊烟冒不出去；要去赶集，得等大晴天，天麻麻亮起床，出门百余米后穿荆钻棘，攀岩撩蔓，回家时日头常已偏西；闺女出嫁，也得淡妆草履，徒步大半天！其时，可谓十足的与世隔绝。

为走出困境，寻觅出路，山民们常常望着星星想啊，想啊，背着太阳叹啊，叹啊，如斯日起日落，年复一年！终于，一个宏伟的计划破茧而出：开山筑路，走出去！勤劳、憨实而又不甘的山里人说干就干。农事之余，山民扎紧腰身，持斧挎锯，徒步山上，披荆斩棘，伐木斫竹，硬是于葳蕤之间切开一缝，又就地择以块石，或挑，或背，或抬至山脚，随即一块一块拼上去，一级一级垒上去。如此披星戴月，栉风沐雨，历经十余载，终于将一条石径翻山而过，伸向外面的世界。不久，牛车赶过山了，土产卖出山了，大花轿抬进山了，货郎鼓摇进山了，山里的天地就豁然敞亮了起来、鲜活了起来。

为避竹荏之锋，又防荆棘之刺，我们遂微微垫起脚尖，附枝攀蔓，挽臂挽肩，小心翼翼地缓步攀行。几个女孩虽如蜻蜓点水一般轻盈，但她们到底胆怯，本就艳丽的脸庞此刻又汨汨地泛起滔滔红晕来。步履维艰之际，我们依然难以把住自己猎奇的视线，偶一斜睨，只见葱茏之中绿叶婆娑，稀疏之处怪石嶙峋。

在一块麻石上，我卷衣而坐。小憩之间，一缕山风徐徐飘来，周身凉快。俯视层层石阶，端详块块麻石，眼前恍若浮现出一双双沁血的肩膀、一双双起泡的脚板，耳畔仿佛回荡起那一声声粗重的叹声、一声声浑厚的号子……甚至可以感受到那些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的心，那些急于探向山外的灼灼眼神！虽然，当年开拓者的脚印已然涤于岁月的风雨，筑路人的身影早已湮于时光的烟尘……

正愣怔间，忽闻上面有人大声招呼，遂即起身。恍惚之间，自己也成了千年之前的山民，旋即却又汗颜起来。连续数月以来的茫然无措如鲠在喉，将我的身心消耗殆尽，而比之山民的不甘困阻、敢于突围，我又何其畏缩。继续攀行时，我的脚步渐渐沉重，却又似乎更加坚定有力了。